吳郡志/卷3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六 ◄

吳郡志
卷三十七

► 卷三十八

縣記

吳縣，在府治之西二里。廨宇，紹興二年，知縣蔣結建。縣門，淳熙十二年，知縣趙善宣重建，並書額。廳之西，有平理堂、無倦堂，堂之西有延射亭，天聖七年，知縣徐的建。亭之南北，各有小山，山有小亭，南曰松桂，北曰高蔭，皆淳熙五年知縣趙不忿建。吳令《壁記》云：范成大又為《績記》云：世代氏姓，猶可考云。

【唐大歷，梁肅撰《壁記》：在春秋時，列國各有屬邑。其主者，魯謂之宰，楚謂之尹，晉謂之大夫。秦時，天下始置令長。宅一同之內，操賞罰之柄。有人民焉，有社稷焉。風俗善敗奉乎身，黎元安否繫其政，其體大矣。自京口南被於浙間，望縣十數而吳大。國家當上元之際，中夏多難，衣冠南避。寓於茲土，參編戶之一。由是人俗舛雜，號為難治。加以州將有握兵按部之重，邑居當水陸交馳之會。承上撫下之勤，征賦郵傳之繁，倍百它縣。夥乎其中，不可勝紀。大歷十一年，天官擇可以長民者，於是范陽盧公，繇太原府祁縣令為之。外寬內明，敬事而信。政本於仁，飾身以文。下車三年，闕境之人，安居樂義，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，蓋平以和也。夫君子立身，論道之通塞，不論位之升降。吳縣，下畿服一等，公俯而為之。抑選部為官擇人，而其履道從政所由然也。予知者，敢綠其實，書於東序，以播其令聞。時十四年二月甲子，翰林學士梁肅記。此記得之類書中，若其姓名，則不復可考矣。　郭受《記》：厥今天下經用之所資，百貨之所植，東南其外府也。度淮而南，濟江以東，督府且十，附城且百。而田疇沃衍，牛齒繁夥，則吳寅巨擘焉。予嚐登靈岩之巔，俯而四望：畎澮脈分，原田棋布。丘阜之間，灌

以機械。沮洳之濱，環以茭楗。則為〔瀉〕鹵蹺確，變為膏澤之野。蘋藻葭葦，墾為秔稻之陸。故歲一順成，則粒米狼戾，四方取給，充然有餘。出乎胥口，以臨震澤。積水無涯，兩山對峙。桑田〔柔桑〕翳日，木奴連雲。織糸壬之功，苞苴之利，水浮陸轉，無所不至。故其民不耕耨，而多富足。中家壯於，無不賈販以遊者。繇是商賈以吳為都會，五方翠至，獄〔鬻〕市雜擾。搢紳以吳為樂士，僑民閭裏，幾亞京洛。為政者，急之則怨而駭，緩之則弛而肆。泛然而多容，則請謁紛紜，幾至於耽法；毅然而多拒，則謗詈叢集，必困於遊談。宰字之任信難矣。右通直郎許君，來領是邑。直方不撓，有肮髒之風；箱易無苛，得調醜之術。蓋常急於豪猾，緩於善柔。整其大綱，闊其細故，為之期年，而縣告治。元祐六年，霪雨敗稼，吳民阻饑。君日慰藉而拊循之，賑給務均，恤隱求實，不事虛名而為文具也。予以是知君之篤於從政世。舉茲以旃，則其於整凋弊而應盤錯也何有焉。水災之明年，君且代矣。乃悉求前為此縣者之名氏、爵裏，將書而刻諸石。顧其僚郭受曰：吾為是，俾來者有考焉爾，子為我序。諸辭不獲命，因慨敘吳風，而毛舉君政之一二。許君，溫陵人。世為學，家其博而文。異日顯用於時，當不獨以循吏稱也。元祐七年五月初一日，縣尉兼河塘溝洫郭受撰。　乾道三年，范成大《續記》：吳令壁有記，尚矣。唐大曆己未，梁肅為之詞者，令盧某所立，石亡而文傳。本朝元祐壬申，郭受為之詞者，令許公輔所立。石雖存，而中更兵燼，缺裂無幾。後七十有六年，晉陵袁君祖忠，政成將歸。始治二石，更刻之。又斷自建炎以下，為之續記。實乾道紀元之三祀，歲在丁亥，距大曆垂四百年。而題名三立，相望可考，吏民以為盛事。然吳之為壯縣，固自昔誌之。氣俗之嫩，生聚之繁，覽觀之勝，著於二碑者自若。獨官事搶攘，日不暇給。必出於甚難，而後能善治。視昔類不同者，非特吳為然。余行四方，所過縣邑數十百，見大夫皆厭苦其官，裔谘太息。悔向之來，而憂後之不得脫。余私怪其說，甚哉！何至於此。及切磋究之，使一二其詳。則曰：古吏憂民而已。今顧不然，蕞爾邑負責猶數巨萬。晝夜薄遽，唯錢穀之知，且不能報期會有如一日。姑舍是而用力於民，不崇朝百適滿矣。彼裔谘太息，厭苦而欲脫者，真有味其言哉。今夫急催科則愧政，專撫字則愧考，兼善之誠難。若袁君蓋幾於無愧者。其政先理而後情，弛例而舉法。故吏不能並緣，士不敢奸以私。民有訟，自揣不當勝，望寺門心醉卻去。直者家居待報曰：無庸謁吏，明府白辯〔辨〕此。坐堂上再期，人信之如一日。至於大官之間，須求於不有，責課於非時。則又從容辨給，弗為厲民，率常最於他邑。嗚呼！可謂難也已。旦莫去此，至大官勢益易於為縣，其所成就何可量。按《續記》所登載，無慮三十人，而未有顯者，必將自袁君始。儻余言猶信，來者尚勉之。八月十五日，左奉議郎、主管台州崇道觀范成大記並書。】

延射亭，在縣治中。天聖中，縣令廣州觀察支使梁允成所作。自監郡而下，皆集而射之，

極一時賓友之勝。觀章珉所記，足以想見當時州縣仕者之寬舒云。【章珉《記》：胥台故封，為一都會。郡領五邑，吳實首之。百里之封，五品之令。曩歲限以常調，治付中銓：是將赤子奉其吐齧，國家精求治本，重字人之寄。近制：銅墨之任闕，即以京僚洎朝列或幕賓以補之。先是縣署占勝，逼於閻閭。綿歷歲祀，梁木將壞。乃有前宰棘寺丞徐君繕完之，圩〔圬〕漫訖功。移符罷去，則今南越郡計馮君寔代之也。君世襲衣纓，練明吏術。下車未幾，政用佳茂。乃因聽訟之隙，周睨廨舍，患無清曠之所，得奉宴息之娛。縣之西偏，舊有幽圃。俯於佛舍，並吞仍歲。君披圖按籍，命工糞除，疊繚垣以入之。由是砥平其基，而歸然為亭。雲集板築，而岌乎為堋。蔭以佳木之清，畦以雜花之英。穿沼以類滄溟，築山以擬蓬瀛。五畝之地，百步之徑，而嘉致足矣。君眾藝畢給，愛客忘疲。每篩觴絕稀，簿領多暇。春華爛而在目，暑風冷勝罷扇；秋英墜砌，冬霰集楹。君賞心樂事，擊鮮為具。召貴介公子，同僚諸英，注弦筈以引滿，撫絲管以度曲。賽百嬌之楛矢，爭半先之奕路。中廚出乎豐饌，而千里之蓴下豉。雕盤薦乎佳實，而庭山之橘厥苞。白日督過，醉賓未去。燭已見跋，主歌末晞。雖洛中之季倫，山陰之辟疆，咸有名園，雅好賓侶。吾不知其彼為勝，此為劣世。亭之既成，命賓以落之。監郡集賢公，嘉乃好事。隨其景趣，悉為雅名。揭於華榜，觀者知意，此用略諸。若君愷悌之政，殊尤之績，采風謠者入境可知，固不在因亭以敷暢之也。下幕不佞，嚮從事於文墨。請書締結之始，謹用《春秋》之法，異時宰是邑者，集簪纓於斯，豢犬彘於斯，惟其圖之。天聖七年春三月二十有六日，吳郡從事、試芸台讐書郎，武寧章珉字伯鎮記。　楊備詩：高臺蕪沒曲池平，十萬人家古縣城。煙水雲山屏畫裏，闔閭墳域舊都名。

長洲縣，在府治之北三里。長洲縣分自吳縣，自唐以來為名邑。本朝王禹偁嘗為之宰，哦詠最多，邑望益高。縣有茂苑、歲寒二堂，掬月、蟠翠二亭。

【王禹偁《記》：天下稱宰邑之賢者，率以宓不齊為稱首。以彈琴化民，民不忍欺，謂得致理之要也。殊不知行是道者，不獨繫於人，亦將繫於時矣。當時皇室雖微，皇經〔王綱〕未絕，有周禮在。魯則單父。豈曰亂邦？有聖人為師，則子賤宜乎行道。居百里之位，得諸侯主權。社稷民人，自我而已。並田車賦，得均其輕重。刑罰教令，得濟其寬猛。凶荒水旱，得專其賑恤。農時民力，得聽其休息。然則無私於心，克儉於身。辯田之腴瘠，定賦之上下。強暴者刑之以法，孝悌者旌之以禮。寬其教以誘人，峻其令以納吏。時豐則斂之，歲饑則賑之。農有力而不奪，役非時而不行。辟之以庠序，誨之以禮樂。使父子親，兄弟友，夫婦和。然後（教）祭祀以事鬼神，行齋資予以睦鄉黨。自然懷土不散，熙熙如春，弗知其然而然也。在上者不鳴琴而何俟戰？洎王道云亡，霸圖孔熾。大小相並，強弱相攻。區區子男。宗廟不保。故《傳》曰：“漢南諸姬，楚實盡

之。”又曰：“楚縣陳，蓋縣之始也。”秦並天下，畫三十六郡。則小國皆為縣，而隸於郡矣。國之於郡，猶身之有臂也；郡之於縣，猶臂之有指也。國取於郡，郡取於縣，縣取於民，是以臂指撫民而自奉也。由是田有暴賦，丁有常庸。春役而夏不休，朝令而夕必具。小則懲之以殿最，大則懾之以刑法。豈惟道不能行，亦將身就其辱。遂使宰邑者，苟祿食、免笞罵而已。昔人歎徒勞賦歸去者為是也。向使子賤複生，亦將舍琴折腰，奔走不暇，況行道乎？雖欲不顧其時，不程其力，亦猶建一指而扶天柱，不其難哉！時使之然也。長洲之名，見《吳都賦》。貞觀中，分吳縣以建之，垂二百年。宰名氏，縣誌闕焉。錢氏享國幾一百稔，專建屬吏，莫得而知。皇上嗣位之二載，漢南王歸於我國家，始設官以理焉。袁仁鐵首之，王禹偁次之。其土汙瀦，其俗輕浮。地無柔桑，野無宿麥。飪魚飯稻，衣葛服卉。人無廉隅，戶無儲蓄。好祀非鬼，好淫內典。學校之風久廢，詩書之教未行。兼並者僭而驕，貧窶者欺而墮。田賦且重，民力甚虛。租調失期，流亡繼踵。或歲一不稔，則鞭楚盈庭，不能輯事唉。至有市男女而塞責者，甚可哀也。蓋隔中夏之政，浸小國之風。使今聖人求理於上，庶官陳力於下。斯民之泰，其有漸乎？禹僻非循良之才，蒞凋瘵之邑。仍以舊貫，民安仰哉。會到任之明年，大有年也。先是，司漕運者轉民歲租，更送他郡。苦舟楫之役，糜堰埭之費者，久矣。至是，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，從便宜也。亦小康之有萌矣。是歲，獄訟靡繁，賦調中考。因鳩斂民瘼，平議政體，總而刊之，存諸廳事。待賢者以舉之，所謂言而不能行者也。時大宋雍熙三年正月九日，守大理評事、知縣事王禹偁記。此記兵火不存，紹興十年知縣石理重刻石，吳騏隸書。　米友仁《茂苑堂記》：長洲令尹石理瑩中，才高氣剛，嗜古好雅。下車既久，政成事簡。蓋牛刀割雞，遊刃裕如者。邑廨之東，有所謂茂苑堂。前人取左太衝語“帶朝夕之浚池，佩長洲之茂苑”意也。考之圖經，即江為池，距縣南七十里。多歷年所，高岸為谷，無足深怪。訂之於古，莫可得實。視棟楹之顛圮，乃鳩工而亟新之。堂之南，榮植以嘉木修竹，奇芳蕙草，鬱蔥吐秀，而森然敷陰，如在丘壑。邃深處與堂相直，曰百花亭。即堂之西為建屋，日尊美堂。其北龜首，曰維摩丈室。北向聚群石如岩穀，曰綠野軒。又南開竹徑，日綠筠庵。皆增廣而揭以是名。琴書雅玩，陳列於中。客至則閱古貢奇，試茗烹飲。必與之從容競日，怡然自適，曾不少倦。後之君子，遊息乎其上，要當勿復剪伐，如甘棠之愛，顧不懿歟！紹興己未季夏二十日，襄陽米友仁元暉記。

方干題：坐看孤峭卻勞神還是微吟到日曛。松鶴忍名呼得下，沙鷗飛處聽猶聞。夜闌陽米友仁元軍記。　後唯關滿屋雲。便此逍遙應不易，朱衣紅旆未容君。　王禹偁《移任長洲詩五首》：移任長洲縣，舟中興有餘。篷高猶見月，棹穩不妨害。雨碧蘆枝亞，霜紅蓼穗疏。此行紆墨綬，不是為鱸魚。○移移長洲縣，孤帆冒雨行。全家隨逆旅，一夜

泊江城。身世漂淪極，功名早晚成。惟當泥尊酒，得喪任浮塵。○移任長洲縣，窮秋入水鄉。江涵千頃月，船載一篷霜。竹密藏魚市，雲疏漏雁行。故園漸迢遞，煙浪白茫茫，○移任長洲縣，辭親汨落衣。折腰雖未晚，首搔欲何歸？曉月霜華重，晴山栗葉飛。江頭鷗烏在，應怪不忘機。○移任長洲縣，沿流漸入吳。見碑時下岸，逢店身微酤。野廟連荒塚，江禽似畫圖，高堂從別後，應夢宿菰蒲。　《春日公舍偶題》：薄宦苦流離，壯年心力衰。鶯花愁不覺，風雨病先知。曉月晃竹屋，寒苔疊槿籬。無人慰幽寂，庭柳自低垂。　《艮洲遣興》：七十浮生已半生，徒勞何日見功名。折腰米賤堪羞死，負郭田荒好力耕。庭鶴慣侵孤坐影，鄰雞應信夜吟聲。年來更待賢良詔，咫尺松江未濯纓。○妻兒莫笑甑中塵，隻患功名不患貧。自覺有文行古道，可能無位泰生民。煙村舊葉勞歸蘿，雪屋孤燈照病身。授老綠袍未休去，九重天　堂平人。　楊備：太湖東西面即長洲，臨水孤成遠若浮。雨過雲收山潑黛，管弦歌動酒家樓。○花光帶露柳凝煙，茂苑笙歌已沸天，有客尋春拚一醉，青樓紅粉洞中仙。】

蟠翠亭，仲並建，呂存中重修。

【龔頤正《記》：申國呂君，宰長洲之明年，行受代矣。一日公退吏散，約客相羊縣治之圃。時屬初夏，紅紫事休。宿雨收霽，新綠鬱勃。林采煥發，菱葉左右屏列。餘花錯落，如綴珩佩。有風徐至，芬香襲人。乃命酒坐蟠翠亭上，君指柱間仲公彌性之詩，有云“ 樛枝密葉翠虯蟠 ”者，曰名以是，為花故也。余居此之日久矣，率夜漏未盡，五刻起視事。漏下五六刻，猶不得息。壯懷倥傯，於簿書期會間。領略於此，蓋不一二數也。適少間，拾餘材。為支其將傾，葺其甚弊。朽腐則新之，敗蠹則墁之。示不欲以將去，而怠其事焉。方此佳時，一杯相屬，客盍盡歡，於是楚人龔頤正使折花侑坐，起以酒屬君。曰：夫草木之生，其性也。遂深山大野，清曠廣莫。春敷秋隕，付榮瘁乎自然，亦復何有不幸。而名人從而玩之，封植矯揉，握助其長。而人方以為異而喜，要非其性分也。士而志於用，小而小，大而大，其得而遂耶？達者視之，犧象孰先於楓柳，蓬艾孰後於蘭茝耶？抑余聞卬蜀山林中，此花如積。樂城蘇公詩“ 半垂野木弱不墮，直上長松勇無敵 ”等語，概可想見。君賢者後，號有家法。周旋州邑，老益更事。且有用於時，顧欲遂其私且不可得。若余者，其將遂余生乎？異時敝記前後二公之詩，見此花為一笑。君引酒嚼，遂書以記之。時淳熙戊戌四月上澣也。】

企賢堂，在縣治。淳熙九年，知縣曾　求王元之像於虎丘，繪之堂上。其詳，見於郡人黃由之跋。

【長洲為縣，肇唐萬歲通天中。至於我朝雍熙元年，翰林學士王公諱禹偁，字元之，濟州鉅野人，實來為令。滿秩，召為左正言、直史館。公自敘：其時侍親而行。姑蘇名邦，號為繁富，魚酒甚美。親年方愈耳順，子孫滿前，多自樂者。形之於詩，見之家集。至其論榷酒，懼遺斯民無窮之害。則憂深思遠，反覆陳之。為廳《壁記》，則欲激其風俗，遲之教化，抑兼並而哀流亡。所謂鳩斂臥瘼，評議政體，以侍後人，則其言皆麋然。是知公凡所以為訓者，其言皆不苟發也。惟公首侶斯文，濟之忠直，全名大節，見諸國史。如廬陵歐陽公，眉山蘇公，豫章黃公，皆嚐追述為詩讚，極其推尊。自是公之言誼風烈，在入耳目，表表愈偉。後公垂二百年，今令曾君德寬來，亦將終更。顧縣治之東堂壁間，有公之子嘉言所敘題名記。繼往來之詳，興踵武之歎。讀之慨想，因求公家於虎丘寺，繪之堂上，而扁曰“企賢”，並刻三公之詩讚於石。高山景行，用誌則深。異時永陽黃岡之祠，冠佩陸離，以儀以瞻，並繳相望，足以使有識款聳起敬慕矣。淳熙九年十月一日，邑人黃由記，龔頤正書。】

吳江縣，在州南四十里。主簿廳，在縣之西。

【李處全《曾程堂記》：余同年友高君炳儒，主吳江縣簿之二年。既請於府縣，以新治舍。又趴其西，作堂三楹，為退食之所。規制穩密，不庳不隆。榜之曰“曾程”，以禮部尚書贛川曾公楙，中書舍人信安程公俱，嚐為此官，示尊賢也。且屬余記之。余幼侍先君，獲拜二公席。益知其文章議論，軒輊一時，在京師已嶄嶄有人望。曾公既登華近，而程公亦賜第擢館閣，迄為中興第一流，先後典內外制。渡江文物，追配中原，二公有助焉。其去此雖遠，而流風遺跡猶或可考。尚友昔人，炳儒得之矣。炳儒行終更去，一紙書入光範門，諸公當爭挽致之。由西垣人北靡，丹青帝謨，鼓舞郡〔群〕聽，則於二公何羨。雖然，孔子之賢賢，孟子之論世，其尊德樂道之風，可少廢邪？後之君子，將有取於斯文。乾道三年四月朔日，贊皇李處全記。　范成大《新修主簿廳記》：州縣主任，古謂之宦遊。豈直以斗升易農而已哉。名山大川，雄尊奇秀之境，從事其間，足以窺覽觀而昌神明。古之君子，固有樂乎此矣。松江、太湖，水國之勝，當天下第一。四方好事者，想像其處，欲至而無繇。今行臨東南，上大夫假道以奏名場。與夫商賈百族，櫂船而逐利者，揚帆相摩。此其人皆有所期會，跳呼爭先。亂次以濟，終夜洶洶有聲，其勢豈能少留而一寓目。是雖日過乎前，而與未始至者奚辨。余家吳門，莽蒼在望，又無聲利火馳之役。宜能數遊，而躬耕作苦。正爾少暇日，私念誠得築室葦間，卜鄰三高，以朝夕於斯，吾樂可勝計邪？乾道丙戌，八月既望間，從容泛舟垂虹。主縣簿高君炳儒，適新作治所落其成，余與觀焉。善自始役至是，財〔才〕七十日，而閈閎高昭，牖戶靚深。髹繢甓墁，皆中度程，既聚廬之，百須無一可恨。而為之讀書之齋，休坐之堂。修

竹繞圍，光景瀟然。所謂垂虹者，乃在其旁數十百步耳。夫出有江湖之趣，居有清燕之適，此固古之君子宦遊之樂。而余素願朝夕於斯，而不可得者。炳儒之職，會計當而已。無催科敲扑之煩，奔命將迎之勞，而有可樂者如此。於是求文以為識。余聞漢高士不為主簿，孫子嚴徙舍而有喜色，士未遭隨所遇而安。其可愧者，不立〔在〕我也。炳儒有文學行誼，而不卑其官。又作意而新之，視祭灶請比鄰有加焉。其志固未易量。姑為敘其所可樂，以告後之賢者使共之。明年二月一日，順陽范成大記並書。左迪功郎、平江府吳江縣主簿、主管學事四明高文虎建。】

此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